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细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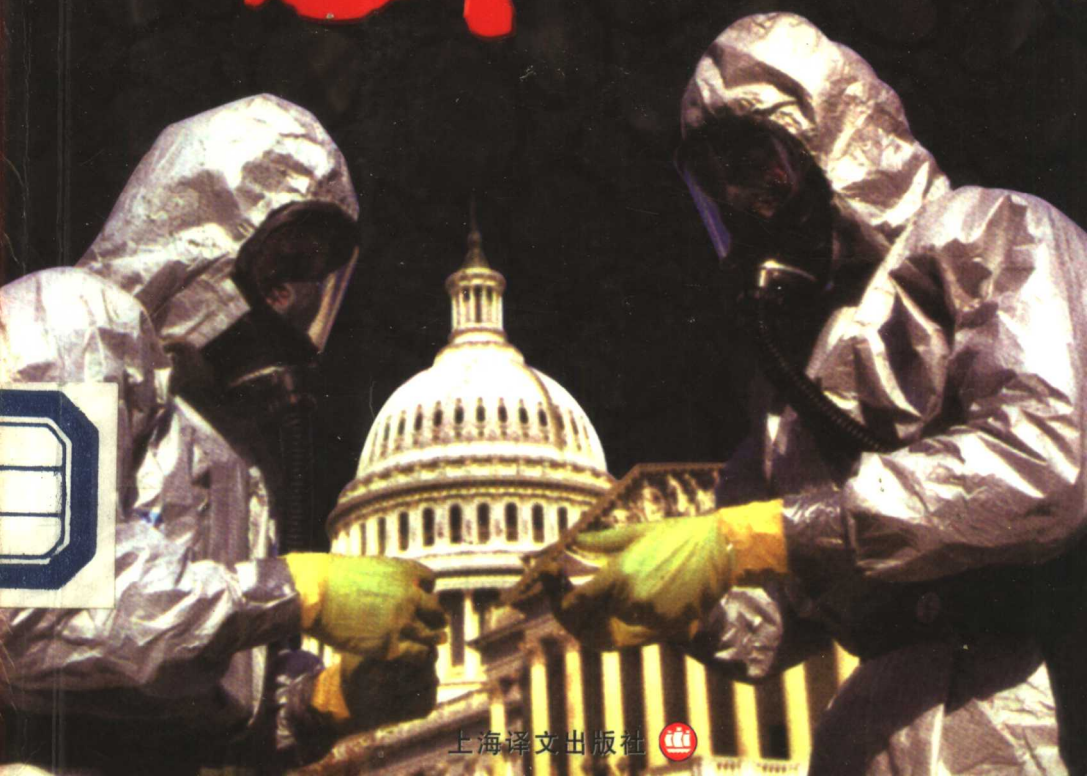
——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

朱迪思·米勒

[美] 斯蒂芬·恩格尔伯格 著

威廉·布罗德

赵干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000

H98

289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细菌战

——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

朱迪思·米勒

[美] 斯蒂芬·恩格尔伯格 著

威廉·布罗德

赵干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YA0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菌战: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美)米勒(Miller, J.)

等著;赵干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书名原文:Germs: The Ultimate Weapon

ISBN 7-5327-3339-4

I. 细... II. ①米...②赵... III. 生物战 IV. E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8369 号

Judith Miller Stephen Engelberg William Broad

GERMS

The Ultimate Weapon

Simon & Schuster, 2001

根据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2001 年版译出

GERMS: Biological Weapons and America's Secret War

Copyright © 2001 by Judith Miller, Stephen Engelberg, and William Broa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2-61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细 菌 战

——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

朱迪思·米勒

[美] 斯蒂芬·恩格尔伯格 著

威廉·布罗德

赵干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339-4/K · 136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 者 的 话

本书由美国三位资深新闻从业人员撰写,是美国出版界所谓“非虚构类著作”,因其题材的敏感性以及与形势的密切相关性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本书的副标题“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令人相当惊心,这个“生化武器”在当前的国际社会里还有一个稍为中性一点的词,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人人皆知,美国在2003年3月不顾国际社会包括它的盟友的反对,断然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其“终极理由”便是萨达姆·侯赛因开发、储存并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生物武器是重要的一环。本书的作者以相当篇幅集中描述了伊拉克如何偷天换日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发细菌武器,使得凡阅读过本书的读者很容易得出“美国打伊拉克有理”的结论,当时译者也有这种感觉。这大概是本书在美国以及西方的读书界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吧。

1999年秋,笔者在华盛顿作访问学者时曾在公共电视台

的节目中看过一场政治辩论,题目是美国是否应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是时该制裁已施行了8年之久,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调查,由于美国的制裁导致伊拉克缺医少药,上百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非命。制裁政策的人道含意受到极大的挑战。笔者的印象是,代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副总统戈尔在辩论中似乎理屈词穷,观众打进电视台的电话也几乎是一致谴责美国的那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但尽管这样,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不但不改变,而且进一步施加压力,并最终动用了美国的大规模常规武器对伊拉克政权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令美国政府尴尬的是超级大国虽有强大的实力摧毁萨达姆政权,但寻找动武证据的努力却屡屡受挫:被大肆渲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本书言之凿凿的细菌武器,始终不见踪影,连差强人意尚可作为证据一用的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如果伊拉克确实大规模开发细菌武器,那么,按照本书作者的调查思路,似乎要完全消灭证据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局面给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政府用虚假情报误导舆论和民众的说法从英国开始,很快扩散到美国,“情报门”一时成为英美领导人的软肋。

在上述国际大背景下,本书的政治作用就非常可疑,尽管作者的初始用意不一定要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做舆论开道。联合国早在1972年就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因此开发生物武器是违背公认的国际准则的,也是违背人类良知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制定准则,而是如何执行,谁来执行准则。如果国家的强大与否是可以当裁判的惟一依据,那么,以公理的名义而推行的政策就非常有可能坠

入霸道的陷阱,公理也不复成其为公理。这是伊拉克战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引出的教训。本书在撰写时当然还无法预见到美国的布什政府将以强硬手段对付伊拉克,也没有想到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如拉姆斯菲尔德之流将会以如此强悍的态度进入决策层。但作者在调查细菌武器发展的来龙去脉时确实已经预见到了制止生物武器发展的巨大困难,从稀奇古怪的邪教组织到对美国心怀不满的国家,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手段,好像谁都可以开发细菌武器,其中伊拉克又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例证。这个说法是否合乎事实我们无法确证,但它客观上为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做了公关和舆论准备。至于这种政策的后果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利益抑或什么危害,则仍然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二

生物武器的危害,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新东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臭名昭著的“731 细菌部队”就在中国的地上进行过恶毒的试验,其后遗症甚至直到 50 多年后仍然可见,也是中国普通百姓在日本与日本政府一再进行司法较量的诉讼之一,尽管这类诉讼由于日本政府百般推诿和抵赖而几乎没有什么胜出的机会。善良的中国百姓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竟然有人要把人类避之惟恐不及的细菌病毒培养出来用以残害同类,这让人恶心……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本书作者揭示了这样一幅图画: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正在被各种集团乃至国家利用来开发“终极武器”,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到后冷战

时期日益冒头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集团和邪教组织,对细菌武器的热衷和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足以把读者带入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邪恶与争斗,人的理性光芒因此而显得如此暗淡。美国当年为了获得日本细菌武器开发的秘密不惜与日本达成赦免战争罪犯的交易,至于中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美国的将军们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人类的。前苏联则把大量资源投入生物武器开发,决心与美国在这个最为可怕的领域一争高低,并且事实上大大走在美国科学家的前面,其制造出来和打算研制的生物武器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到底给我们带来何种教训呢?正如美国生物武器开发人员所坦白的那样,他们在从事这档子研究时并没有正义或非正义的概念,只要战而胜之,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须要竭尽所能的。而冷战是从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开始的,结果却演变成以消灭人类为终极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传播大规模瘟疫的惟一后果是灭绝人类本身。因此,开发细菌武器这样的“事业”无丝毫合理性可言,如果人类都灭绝了,所谓的“优越制度和价值”又如何来体现呢!

三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看点是国家以及普通民众如何应对生物型灾难,这涉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从本书中,我们得知,在当今的世界上,即便是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体系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甚至可能会感到悲观。如发生严重的流行病蔓延,公共卫生体系在重重压力下恐怕难于应付。

2000年,克林顿政府为检验美国大城市在生物武器攻击下的防御能力,举办了一系列演习,其中在美国中西部大城市丹佛的演习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在一次假想的鼠疫攻击下,不到一个星期,丹佛以及整个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医疗体系临近崩溃,只好提前结束演习。演习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在重大传染病爆发的情况下,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告急,因此稀缺的资源到底应投在治疗病人身上,还是努力用来去制止疾病进一步流行?丹佛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准备充足的城市,在应对两方面的需要时仍处于艰难的压力之下……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公共卫生灾难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程度,以及防范不仅是政府官员和医务人员的职责,也是全体公民的义务。

迄今为止,对生物武器的防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有能力确保其公民无虞,即便是如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大城市在类似的紧急状况下也免不了处于一片混乱,必须决策的政府官员也常常惊慌失措,但是我们对未来又完全不必太过悲观,前提是对问题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以已经取得的成就自我满足或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否则阅读本书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好在现代人的心智应该是成熟的,既不会为虚假的繁荣与太平所蒙蔽,也不会被热衷于生物武器的形形色色反人类分子所吓倒。理性的人是可以未雨绸缪的。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以及希望传达的信念,相信是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的。

赵干城

2004年3月于上海

……那根不入耳的弦，
听呀，带来了何等嘈杂！

——威廉·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序 言

1997 年 12 月,也就是海湾战争 6 年后,五角大楼宣布已决定给其 240 万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注射预防炭疽病的疫苗。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行动。萨达姆·侯赛因的生物武器计划早在两年前就已曝光。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该项决定是否因某种新的更恐怖的生物武器威胁而作出?克林顿政府是否要找出一个国际问题,使其得以显示强硬?

我们着手为《纽约时报》调查该项决定的动因。从一开始,我们就以团队方式工作:其中一个是有武器知识的科学文章作者,一个是追踪国际恐怖主义的资深驻外国记者,还有一个是曾经调查过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的编辑。我们是有怀疑的,对联邦机构常常夸大诸如此类的危险以证明自身存在和花钱有理这档事,我们非常了解。

我们很快了解到这个预防炭疽病的决定乃是政府作出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与政府官员深信的愈益增长的细菌武器威胁作斗争。在接下来的 3 年里,我们密切跟踪事态进展,从华盛顿到哈萨克斯坦,再到日本和俄罗斯,最后决定写

这本书。这些问题之复杂,在知识上提出的挑战,一如我们曾经探索过的任何课题,交叉了科学、情报和外交事务。我们考察了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争论,围绕着对细菌武器究竟怎么展开,其范围也大得多,是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都秘而不宣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由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20 世纪下半叶生物科学的进展制服了疾病,延长了人的生命。但这些科学新发现也使想要利用细菌来摧毁生命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在 25 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苏联竞相开发生物武器。到 1972 年,当世界各国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这个威胁好像消失了。但细菌武器并没有退出舞台。协议甫签,苏联人就秘密决定以巨大的工业化规模扩大他们的项目。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可避免的是其他国家、恐怖集团、邪教组织,甚至个人都梦想获得他们自己的生物炸弹。

我们了解到,有一个专家小组曾敦促克林顿政府更认真地考虑细菌武器的威胁。推动专家如此主张的动力来自于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以及来自伊拉克、俄罗斯等国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报告。

我们的叙述从一个可怕的事件开始,当时该事件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目 录

序言·····	1
1 攻击·····	1
2 武士·····	26
3 曝光·····	67
4 萨达姆·····	109
5 秘密与谎言·····	141
6 邪教·····	176
7 邪恶帝国·····	194
8 突破·····	218
9 重任在肩·····	242
10 总统·····	270
11 卫士·····	312
12 未来·····	351
结论·····	389
参考书目·····	397
致谢·····	407

1

攻 击

这是1984年9月9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圣玛丽教区的居民踱入俄勒冈州达尔斯的沙基比萨店。戴夫·卢特根斯和他的太太桑迪于1977年买下了这家简易的餐馆,餐馆配有木制的餐桌,地板上铺着亚麻地毡。此刻,他们正和丹·埃里克森分享着一个比萨,后者是他们的朋友,在沃斯科县的土地规划委员会工作。他们所谈论的正是困扰着这个平静社区几乎每个居民的问题,该社区人口有1万,位于景色壮丽的哥伦比亚河峡谷,离白雪覆盖的胡德山不远。在本地居民和爱惹是非的新来者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后者是一个邪教组织,称之为“拉杰尼希静修会”。

1981年,巴格万·什里(梵语的意思是“上帝先生”)·拉杰尼希的追随者们付了575万美元买下沃斯科县一个偏远的大农场,占地6.4万英亩,距县城所在地达尔斯2小时车程。他们的计划是要把那里建成一个“佛地”,一个农业公社,他们在那里可以宣扬他们的“英明教主”关于美、爱和无罪的性的信条。诋毁他们的人说,吸引数千追随者的是性,不是静思

打坐，他们中有很多富有的西方人，先是去印度的浦那，那里是公社的发祥地，然后又来到俄勒冈州。这帮人离开浦那，因为那里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有报道说，那些为首者不仅从追随者那儿搞钱，而且还搞毒品和其他违禁勾当，大发利市，对这项指控，该邪教组织矢口否认。但邪教领袖，那个秃顶留大胡子的印度人，带着宗教骗子的永恒微笑，宣称致富乃是上天注定的。他拥有饰有钻石的名表和 90 辆罗尔斯 - 罗伊斯牌汽车。

他的忠实追随者，那些“信徒们”，只穿红色衣服，在农场里唱着歌，每天工作 10 到 12 小时，只用了 3 年时间，就在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建设起一座小城市。那里现在有数十幢标准建筑和车库；一个占地 2.2 英亩的大礼堂；一个有 160 间客房的旅馆；一个长达两个街区的购物中心；一家赌场和一个迪斯科舞厅；一座水坝和一个湖泊；新的道路构成了网络；完备的供水、排污和交通体系；在峡谷的地面上造起了一条飞机跑道，供他们的 5 架喷气机和直升机使用；以及一个看上去很有生气的社区，有 4000 居民。当该集团出售其每年一度的夏季节日的票子时，那里的人就会膨胀到 1.4 万个。当地有些人企图阻止这种他们称之为“偶像崇拜的狂欢”，但是美国的容忍传统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和大多数县的官员一样，丹·埃里克森也不喜欢这帮人。确实有很多理由怀疑他们。拉杰尼希静修会建起社区的这片土地本来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他们骚扰反对他们扩张计划的当地居民，威胁本来曾经欢迎他们，但因他们的冒犯而警惕起来的邻居。

1982年,信徒们进驻到相邻的小镇安蒂洛普,那里原有75个居民。他们通过选举控制了该镇的议会后,规定议会的所有会议都必须以一个笑话来开始和结束,他们坚持要接管当地学校,这激怒了居民们。他们还将该镇重新起名为拉杰尼希,把安蒂洛普唯一一家融杂货、餐馆和加油站于一体的综合商店改为供应素食健康食品的餐厅,名叫佐尔巴佛餐厅。当地居民对此的反应是张贴大幅标语,宣称“宁死不红”,“金钱决买不了安蒂洛普的传统”。

巴格万的追随者还在农场界内创造了一个单独的城市,他们称之为拉杰尼希普拉姆,在那里控制着界线区划。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城市警署——有60个人的“和平军”,配备很多武器和军事设备。在拉杰尼希属地的县公共道路开车的俄勒冈州的人抱怨说,他们被巴格万的警察停过车,受到过不当的待遇。

社区互联使拉杰尼希静修会的警察得以参加州里搞的司法强化训练项目,接触俄勒冈州的犯罪数据网络。但联邦调查局因调查好几个县的居民针对该集团提出的侵犯民权的指控,便拒绝让他们接触全国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中可以得到敏感信息。

此刻,该集团又要进一步扩张了,他们想邀请来自纽约和全国其他城市的3000个无家可归者到农场来参加其“共享家园”项目,这再一次违反了区划和法律的规定。拉杰尼希静修会利用俄勒冈州的自由投票登记法,想通过为这些无家可归者登记选举,在1984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对县议会和其他机构的控制。一旦拉杰尼希静修会控制了沃斯科县,埃里

克森以及其他当地人担心,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了。

拉杰尼希静修会以大量申诉、请愿和法律诉讼来对付埃里克森的规划委员会和县委会。当县委会对他们的要求表示质疑时,他们的反应就是残忍的攻击和可怕但又不具体讲明的威胁。

虽然卢特根斯算得上当地的老土地了,他的家族的根可追溯到俄勒冈州当年以捕猎为生的创始人,但他认为本地区需要新的血液。拉杰尼希静修会工作卖力,吸引受过教育有才华的追随者,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他们在这里花钱,自从来到这里后,在农场投资已超过 3500 万美元。这对达尔斯实在是一件大好事,那里的主要产业是一家炼铝厂,早在两年前就关闭了。卢特根斯也知道有大量啤酒运货到该农场去。当地的农民种植樱桃及其他产品,还有其他商人,他们都向那个公社出售设备和物品。

他们也许是神秘兮兮的,他想,但拉杰尼希静修会似乎决心要使他们的那片荒芜的土地鲜花盛开。那里地处峭壁耸立下的峡谷,有两条溪流冲积而下,四周是岩石陡壁和绵延起伏的高山,夏天是灼热的高温烘烤,冬季的大雨有时造成水灾,顷刻将其火山灰的土壤弄成湿淋淋的黏土——因此当地人称此地为“大泥塘”。然而,这帮邪教人士却在这片过度放牧的土地布上了蔬菜地和果园。

信徒们偶尔在戴夫·卢特根斯的餐馆用餐。他们是吃素食的,喜欢他的生菜色拉档,那儿总是堆满了新鲜的蔬菜、凉拌色拉、各种莴苣、配菜和调味料。卢特根斯也挺喜欢的,他走到生菜档给自己和太太搞了一大盘通心粉,给丹的是一些

生菜色拉。

腹痛是那天晚些时候开始的,起初还不太厉害,当卢特根斯坐在现金出纳机前清点下午的营业款时,感觉到腹痛,伴随着呕吐感。到了晚灯初上时,症状厉害起来,没法置之不理了。他感到天旋地转,完全摸不着方向,只够着跌跌撞撞从卧室摸到厕所。打寒战、发烧、连续的腹泻和呕吐使他虚弱脱水。

两天后,他的太太开始得病,而丹·埃里克森病得甚至比他们俩还厉害。他被送到中部哥伦比亚医疗中心,这是城里惟一的一家医院。至该周末,卢特根斯的 28 个雇员倒下了 13 个。他的数十个顾客打来电话,抱怨说在他的餐馆用餐后都得了重病,有些人还威胁要起诉他。

9 月 17 日,沃斯科—谢尔曼公共卫生署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投诉说在达尔斯的另一家餐馆用餐后得了胃肠炎。接下来几天,该署接到至少 20 起投诉,涉及其他两家餐馆。事情爆发后不到两天,中部哥伦比亚医疗中心的一个病理学家从一个病人的粪便中查出致病的细菌是沙门氏菌,自然界最难对付的细菌之一,虽然感染后一般不会致命。9 月 21 日,第一例病例报告后的 4 天内,俄勒冈州在波特兰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的科学家对粪便样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查出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一种常见细菌。在这个案例中,他们发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菌株,大部分抗生素都能治。由于已知的沙门氏菌菌株大约有 2500 种,所以这